

空總老五處

· 戴郁軌 ·

第一次在總部政五處服務的兩年

期間，因為階級低參謀經驗少，所以業務份量相對輕鬆，除了支援性工作，曾經辦理戰地政務、急難救助、退員申請救助函件等業務。當時上校正副處長要輪值總部總值星官、中校參謀官要輪值總部戰情室、少校及尉官輪值部內各一級單位值日官。我因為工作量相對少，處裡中校學長輪值戰情時，白天常託我進戰情室代班，下班前學長們自己來接班，讓我坐交通車下班。民國六十五、六年下午下班時，從仁愛路營區一輛輛開出的交通



民國六十五年攝於政五處辦公室，前方執筆者為作者。

車，陣容相當壯觀的。

承辦急難救助業務遇到颱風時要到戰情室輪值，彙整各單位災情。清楚記得民國六十六年適逢十二生肖裡的蛇年，颱風路徑也像蛇行一般詭異，查維基百科當年七月二十一日賽洛瑪颱風在菲律賓附近形成，二十二日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二十三日聯合警報中心將其升格為颱風，二十四日上午颱風中心掠過呂宋島東北方外海，隨即進入巴士海峽，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國中央氣象局針對臺灣南部及東南部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十分，賽洛瑪颱風自高雄附近登陸。當時在戰情室內值勤包含我在內的執勤官還不知道颱風已對第六聯隊造成空前損害，只見總司令司徒福上將面色凝重來到戰情室，大家急急忙忙與六聯隊聯絡要求提報災損，接話方回答現在外面風強雨大各種碎片雜物紛飛損失慘重，根本無法立刻外出查看災情。

事後得知，賽洛瑪颱風造成C-119運輸機多架嚴重毀損，據說原因之一是因為鎖機樁施工不確實，導

致鎖機樁被連根拔起，造成飛機被強風吹得相互碰撞。飛機陸續修復後，其中一架在試飛過程不幸空中解體，造成機上數位成員殉職，還記得其中一位殉職烈士四位子女的名字分別是安慈、慰慈、思慈、念慈。

當時訓練司令部在總部及各聯隊設有英訓小組，印象中總部內英訓小組每週上課兩或三次，一期上課兩百四十小時，在處長、副處長及學長們愛護下，我參加了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日開訓、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五日結訓的臺北英訓小組第三十一期高級班。

民國六十六年下半年正當一處徵詢我是否有意歷練營輔導長，我因報考政戰學校國防語文中心韓文正規班第四期倖獲錄取，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報到，接受為期兩年的韓語專長訓練，結束了我第一次在政五處的服務工作。國防語文中心有針對軍售案的軍（士）官留美儲訓班，受訓二十六週，英文正規班受訓一年半，此外還有韓、泰、日、俄、西、法、德等特種語文班次，各受訓兩年。許多進入國防語文中心受訓的同學，畢業後軍旅生活有了不同的改變，發展好的增加了許多日後外派機會，也有的因此脫離艱苦的野戰部隊，轉到諸如：國

安局、軍情局、特情室等情治單位。

大部分就讀語言正規班的同學在畢業前三個月左右開始為畢業後找工作單位。民國六十八年下半年韓語班畢業前，劉剛學長在防砲十二團任團處長，團部在原臺北圓山動物園後面，他說歡迎我畢業後到到團裡歷練營輔導長，總部政一處陳金為少校則幫我安排到當時位於南京東路與敦化北路口的警衛旅司令部（今敦化國中），原本五處副處長魏振興上校在警衛旅當政戰部主任，也歡迎我前往共事，最後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韓文班畢業時，國防語文中心留我在中心服務。

在語文中心服務兩年後，因為韓文班沒有繼續開班，我就再報考了日文正規班。依當時規定少校階級報考語文班次需要兵科學校或政戰學校高級班學歷，我就去考了一個位於士林外雙溪的國防管理學校國防管理業務訓練班，俗稱電腦班，為期十六週，取得電子資料處理官專長，以該學歷替代高級班學歷報考日文正規班。民國七十一年五月至民國七十三年五月，日文班兩年畢業後，再度留政戰學校國防語文中心服務。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國防語文中心奉令從政戰學校改隸三軍大學，民

國七十四年國防部要求兵科歸建，也就是在國防語文中心服務的政戰幹部，如所占職缺非政戰職應回歸政戰職缺。當時我任職在語文中心教務組當中校教參官兼日本語教官，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國防部下令，我五月一日回空軍總部派職。

此時，民國六十五、六年曾在政五處帶過我的張天生處長，正巧是三軍大學政戰部少將副主任兼戰院政戰主任，他了解我當時正在就讀東吳大學夜間部日文系，就致電總部政一處希望把我留在政五處服務，於是我奉令回政五處服務，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一日生效。當時劉剛學長已是政一處副處長，事後跟我說：「郁軌啊！你要好好謝謝天公（張天生處長），天公爲了你的事不知道打了多少次電話。」在回五處的過程中，也還有一件巧合的運氣，就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父母親原來住的平房改建成梅園新城，我們家隔壁住了空軍作戰司令部政戰主任朱保強上校，朱上校正好也在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一日調政五處處長，事前政一處趙國澄中校徵詢朱處長說：「戴郁軌派你處裡好不好？」朱處長回說：「他住我隔壁啊！」言下之意然可以。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一日我第二次

到政五處報到，當天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見到了副處長洪文學上校，他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至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我在金門防空砲兵第六團團部連擔任少尉輔導長時的團部政戰官。

這一次回到政五處，如前所述，處長、副處長分別是朱保強上校、洪文學上校，編制上比之前少了一位副處長，一個上校專員缺由孫金陵中校占，三個中校分別是鍾景妹、陳明賀和我，印象中少校有黃進益、楊繼三，上尉有關亦男、秦元明、劉宜新等。後來因受訓或調職等因素，陳明賀、黃進益、關亦男、孫金陵陸續離開，范建成、張懿瑾、王振寰、杜文魁、于煥庭、李順安、耿銀海、史芳林、李榮泰、歐英磯等先後到處服務。這段時期的長官、同事朱保強處長、洪文學副處長、于煥庭中校日後也都先後晉升將軍。

在業務方面，民國七十五年的空軍總司令部政戰部第五處，除之前的民事、服務、福利、康樂等業務外，至少多了海外（美國、加拿大）大鵬聯誼會及夏功權先生爲會長、張維烈老師任副會長的中華民國空軍退伍軍人協會業務，處理與對日抗戰期間美國飛虎隊協會交流有關工作。

回到五處我首先接辦的是空勤事

故殉職烈士家屬撫慰工作，當年六月六日接戰情室送來通報，兩架軍機在嘉義竹崎撞山，四位飛行員中有一位叫做胡元信，這個姓名我印象深刻，因為年初我在國防語文中心辦理韓文班入學試務工作時，胡元信是兩位空軍報考者之一，該次韓文班只取六名，陸海空軍兵科軍官各兩名，空軍報考的是陳旭光及胡元信，可惜胡元信因為成績有一科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以致未能入學，名額由海軍遞補。如果當時胡元信能夠錄取韓文班就讀，也許就能度過那個關口。

我記得朱保強處長指示我說，你就是烈士遺族的權益協調師，他們有什麼需求你要協調相關單位盡力達成，遺族需求裡協助安排工作也是常遇到的事，在協調人事署過程中也不是那麼容易，不過印象中我還是幫三位殉職飛行官遺眷在住家附近協調爭取到聘僱職缺，其中一位李女士每年都寄一張聖誕卡給我表示謝意。

現在我們在新聞報導中看到許多因公殉職事件，總統往往親自前往探視家屬，民國七十幾年時，遇到空軍事故殉職，第一時間當然是當事單位人員先行前往，在總部政五處承辦人接到戰情通報時，立即簽請致贈慰問金新臺幣三萬元整，估算家屬大約可

領多少撫恤金，然後配合總部政戰部主任辦公室依主任時間，由處長帶我陪同主任代表總司令前往慰問殉職飛官家屬，致贈慰問金新臺幣三萬元。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至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三十日這段期間，也正是

T-10失事頻率很高的時候，所以我曾多次隨同先後任主任唐飛中將和徐銘譚中將搭乘B-1900前往出事聯隊，再到烈士遺族家中。

我印象中最令家屬傷痛的情況是失蹤下落不明，每天期盼好消息。某年「三二九」烈士公祭公葬典禮前一天，參加典禮的烈士遺族住在官兵活動中心，時任總司令陳燦齡上將前往探視時，有位失蹤烈士的母親對總司令說，半年來每天都在期待，經常夢到兒子在某地獲救。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許德英少校駕駛的T-10戰機，不幸與溫雄政及官校四年級學生樂熙平駕駛的中興號教練機在臺南新營上空碰撞，因為樂熙平還是學生身分，能領到的撫恤金非常有限，他的父親是淡江大學教授，認為不合情理，多次陳情，由於樂熙平父親的據理陳情，後來國防部增發戰公傷亡慰問金新臺幣六十萬元。

事隔三十多年不知道這筆慰問金有沒有適度增加，如果沒有或者增加

額度有限，我以為曾是業務承辦人的心情，希望現在的各級長官能為烈士遺族多爭取一些實質上的福利。

不過民國六十五年我在政五處時代表總司令致送的一年三節遺族慰問，到民國七十五年並沒有隨著物價的上升而調漲，反而因為預算緊縮金額微薄，把三節金額併在一起，只在每年農曆年前派員致送。

民國七十五年回處兩個月左右的七、八月臨時受命辦理退役中將於九月一日前往參觀空軍官校校慶的活動，後來因為參加人數不多，就擴大為退役將官參觀官校校慶活動。因為離開空軍八年多，人與事都相對生疏，還好這個活動在副處長洪文學上校指導下順利完成。（未完待續）



奉命辦理活動者奉命辦理，得親炙退將風采並留下深刻印象。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一日空軍官校校慶活動，得親炙退將風采並留下深刻印象。